

超5万人次走进山西新绛基层阅读场馆——

一座县城的暑期全民阅读实践

郭志清 本报记者 朱 萌 通讯员 卫世新 杨建义



孩子们在农家书屋阅读。 高新生 摄

推进全民阅读的过程中,城乡阅读资源分布不均、基层书屋书籍陈旧且适配度低、开放时段与群众作息不匹配等现实痛点长期存在,进而造成场馆使用率低、阅读形式单一等问题。

针对这些堵点与难点,今年夏天,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推出了为期一个多月的“书香新绛·悦读一夏”全民阅读活动,累计超过5万人次走进各级图书室、农家书屋,在悠悠墨香中解锁夏日新生活,让全民阅读真正扎根基层、惠及百姓。

打造就近便民阵地 破解“去哪读”

“以前社区书屋的书不但旧、品类少,还只在白天开放,我们没空去;现在增设了夜场,吃过晚饭我就能带孩子来看书,特别方便。”家住新绛县城区的市民王女士说。针对基层阅读阵地分散、利用率低、群众读书不便的“去哪读”难题,新绛县立足城乡实际,盘活全域公共文化资源,搭建四级联动阅读服务体系,贯通53个城乡阅读网点,打造出便民利民的“十分钟阅读圈”,让城乡群众就近有书读、方便读好书。

“活动开展前期,县里对全县151个农家书屋、12个社区书屋进行了全面摸排,梳理出基层阅读存在的短板。”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,摸排中发现务工群众、学生白天无暇阅读,于是县里在各阅读站点新增了傍晚六点半至八点半的纳凉阅读专场,通过错峰开放的模式,精准适配务工群众、在校学生的空闲时间和阅读需求。

同时,县里摒弃传统“一刀切”的统一配书模式,推行“你选书·我买单”定制服务,通

过线上线下双渠道收集群众阅读需求,择优更新了科普、农技、红色经典、家庭教育、健康养生等类别的图书,解决了基层阅读供需错位的问题。

创新积分激励机制 破解“不愿读”

解决场地难题后,如何吸引群众主动读书、实现读有所获?为打破全民阅读形式化、短期化的问题,新绛县创新阅读形式与激励机制,让静态阅读转变为动态参与。

“每天读半小时书就能攒积分,用积分可以兑换文具和生活用品。现在孩子天天主动往书屋跑,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沉迷手机了。”谈及这次暑期的阅读活动,一名万安镇村民连连称赞,这也道出了不少群众的心声。

据介绍,新绛县围绕丰富阅读场景、优化阅读体验统筹部署了八大主题阅读活动,各乡镇、社区结合本地特色打造专属阅读活动,通过线上线下双向发力,构建起沉浸式、互动式的阅读体系。

除了依靠积分机制激发群众参与全民阅读的积极性,新绛县还开展了“我的书屋我的梦”作品征集、“赶大集·品书香”市井阅读、“党群共读一小时”等特色阅读活动,让读书变成可参与、可分享、可展示的全民活动。

为了让优质阅读模式长效落地,当地同步优化了基层书屋的考核与共建机制,将群众口碑、活动质效、服务水平作为核心评价标准,常态化开展“人气书屋”评选扶持工作。同时,联动辖区内企业、学校、书店开展结对共建,汇聚社会公益力量,持续激活城

乡全民阅读的发展活力。

延伸书屋服务边界 破解“功能单一”

暑假期间,青少年托管问题一直困扰着不少家长。针对这一需求,各乡镇、社区依托基层书屋开展特色共读活动,缓解家长的托管压力。比如龙湖社区的志愿者化身阅读导师,陪伴辖区儿童共读绘本,以书香陪伴少年成长。万安镇榆村的一名村干部介绍,村里有一名9岁的留守儿童此前沉迷手机,暑期阅读活动开展后,他被《昆虫记》等课外读物深深吸引,从一开始主动到书屋读书,到如今帮忙整理图书、规整桌椅,当起了书屋的“小小管理员”。

除了成为孩童的阅读乐园,乡村书屋还深度贴合乡土需求,为产业民生发展助力。万安镇万安村立足本地油桃特色产业,为果农配套了果树管护、电商带货等内容的实用书籍,帮助种植户实现提质增收。横桥镇宋村深挖红色老区资源,依托书屋开展革命故事宣讲、红色经典品读活动,传承红色基因;泉掌镇东薛郭村将老兵故事、普法宣讲融入阅读活动,丰富了阅读活动的内涵。

随着“你选书·我买单”图书焕新、寻找“人气书屋”、社会公益共建等机制常态运行、全面落地,新绛县的全民阅读告别了阶段性热度。

“这场全民阅读活动始于盛夏,但不止于盛夏。”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,活动中,全县各乡镇、村社也因地制宜建立起特色阅读制度。龙兴镇设立专属阅读月、村级读书日;居园池社区常态化开展晨读打卡、书香少年评选,用长效机制托举常态书香。



《曲律》是我国古代曲论中第一部有着完整、严密体系的理论专著。

承前启后的集大成之作

《曲律》对明万历年间及此前三百多年的古代曲学成果作了全面总结和阐述。其分四卷四十章,包含《论曲源》《论官调》《论用事》《杂论》等,分别探讨南北曲源流、南曲声律、传奇作法以及风神、虚实、本色、当行等戏曲创作理论和写作规律等。其声律论、创作论、作家作品论的研究成就以及理论建树,对后世的戏曲创作和戏剧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。

从世界缺陷处一修补之

《曲律》的作者为明代戏曲音乐家和理论家王骥德。王骥德的祖父、父亲都曾从事戏曲创作活动。受家庭熏陶,王骥德自幼喜欢戏曲。他师从徐渭,又与叶宪祖、史槃、王澐、孙如法、吕天成、沈璟、顾大典等交好,互相影响。明万历十五年(1587)曾在山阴知县毛寿南官署设席,与毛寿南之子毛以燧成为研讨词曲的忘年交。

《曲律》是王骥德在友人的鼓励之下,并在相互切磋曲学之中写成的。吕天成《曲品·自序》描述,他于万历三十八年(1610)与王骥德“剧谈词学,劳工极度”,“遂生趣撰《曲律》”。王骥德于《曲律下·九一》中也提及,友人孙如法因罪革职归乡,闲暇邀王骥德和郁蓝生即吕天成相聚,把酒言欢,商榷词学。二人尝总惠其撰写《曲律》及《南韵》。

王骥德自万历三十八年开始写作,至当年冬基本完成《曲律》系统理论共三十八章和自序的写作,之后十余年陆续增补,至临终前定稿并将书稿相付于好友毛以燧。毛以燧于天启四年(1624)将《曲律》刊行于世。毛以燧在《曲律·跋》中提及,王骥德曾说“吾姑从世界缺陷处一修补之。”可见,王骥德写作《曲律》目的是要修补“一个世界缺陷处”,即填补戏曲理论空白。

高山流水守传世版本

《曲律》众多版本中,明天启四年毛以燧刻本即毛以燧接受王骥德以死相付《曲律》后刊刻。

此版本卷前有天启五年(1625)乙丑春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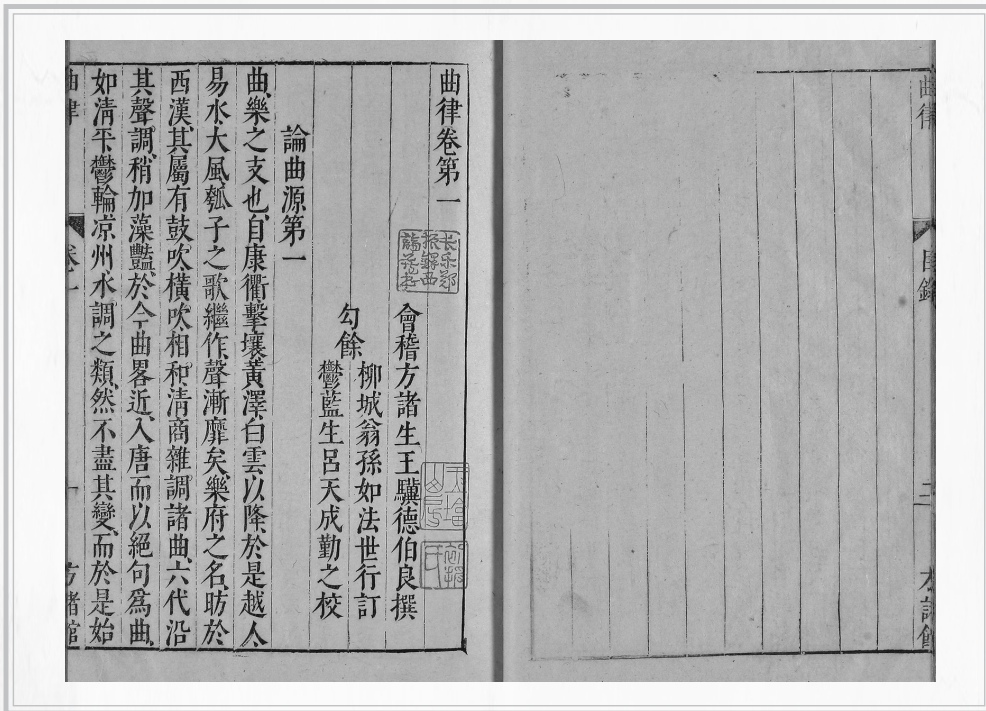
《曲律》：在切磋与鼓励中创作的精湛曲论之作

马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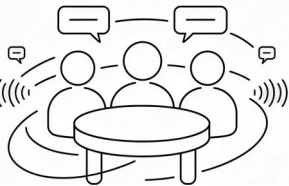
月冯梦龙《叙曲律》。卷首有《曲律自序》,曲律目录,卷一顶格题“曲律卷第一”,后题“会稽方诸生王骥德伯良撰,勾余柳城翁孙如法世行订,郁蓝生吕天成勤之校”。此题再次证明好友的切磋与鼓励是促使《曲律》诞生的重要因素。卷末毛以燧跋,描述王、毛二人因词曲结缘切磋及王骥德抱病创作《曲律》并以遗稿相付的经过。跋后附有王骥德《别毛允燧》诗及毛以燧《哭王伯良先生诗》十三首,更是道尽二人高山流水、伯牙绝弦的友情。

国家图书馆藏毛以燧刻本中钤有“听研学人”“陈氏百联斋藏”“初授氏”“玉塔山房”“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”等印,知曾经民国陈渭泉、郑振铎收藏。郑振铎是现代著名作家、文学史家、藏书家和目录学家。1958年,郑振铎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,家属将其藏书捐赠北京图书馆(今国家图书馆),此部即在其中。

(作者为国家图书馆《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》编纂工作办公室副研究馆员)



曲律四卷,明王骥德撰,明天启四年(1624)毛以燧刻本,国家图书馆藏。 国家图书馆供图



公共议场



群众文化正成为群众体育赛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 东莞市文化馆供图

群众文艺与体育赛事如何相互成就

王 彬

近日,“粤BA”联赛落下帷幕,广东东莞队在主场斩获总冠军。赛场之上篮球激战正酣,赛场之侧岭南醒狮、客家麒麟、莞邑童谣轮番登场,一场场文艺表演与激烈竞技画面交相辉映,成为不少观众心中挥之不去的记忆。不止“粤BA”,“苏超”赛场上的江南丝竹、“浙BA”中的越剧水袖、“东北超”里的二人转与大秧歌,在如今的群众性体育赛事中,群众文化正凭借越来越深的参与度、越来越强的存在感,重新塑造着赛事的独特气质与文化内核。

长久以来,文艺表演在体育赛事中多被视为“暖场节目”——开赛前来一段,中场休息时插一段。然而,当“粤BA”的醒狮与篮球同框,当“东北超”的秧歌与进球共舞,人们发现,群众文化早已不只

是赛场的“调味品”,而正成为赛事IP不可或缺“骨架”。

这种转变,首先体现在参与模式的深化上。过去,群众文艺队伍往往是“被邀请”的一方,按赛事方的要求出节目、走流程,参与是浅层的、临时的。如今,越来越多的地方将群众文艺演出纳入赛事策划,东莞等地甚至以当地文化馆为主轴和指挥中心——从主题设定到环节设计,从视觉符号到互动体验,群众文艺工作者与赛事运营方共同构思、联合创作。此外,“苏超”将江南非遗元素融入球队队徽与赛事海报,“浙BA”让越剧唱腔成为进球庆祝的标志性音效,这种“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”的共建模式,使群众文化从被动配合走向主动创造,从节目供给走向IP共创。

数据显示,融入地方文化元素的群众体育赛事,其社交媒体传播量、现场观众留存率、周边文旅消费转化率均显著高于纯竞技型赛事。一场“粤BA”,带火的不仅是球赛,还有当地的醒狮体验课、客家美食街、莞邑文化游;一次“东北超”的观赛之旅,则被延伸为一次民俗风情的深度游。群众文化为赛事注入了辨识度与情感共鸣,赛事则为文化提供了展示舞台与转化通道,二者相互成就,形成了良性循环。

更值得深思的是,这种融合回应了群众体育的本质诉求。群众体育的根基在群众,魅力也在群众。赛场上奔跑的是身边的普通人,看台上欢呼的是邻里乡亲,中场表演的是本土非遗传承人……赛事已跳出单纯体育竞技的边界,

成为一场全民深度参与的在地文化嘉年华。

当然,从暖场时的配角走向品牌IP的共同打造,群众文化的角色转型仍然任重道远。当前部分地区的群众文化参与还停留在“贴标签”的层面,文化元素与赛事内容相互割裂、互不融合;还有不少群众文艺队伍缺乏稳定的参与机制,赛事结束后队伍便直接散伙。要实现真正的IP共建,既需要从制度层面做好长效设计,将群众文艺纳入赛事运营体系,搭建稳定的合作机制与收益分成模式;也需要在创作层面推进深度融合,让本土文化基因渗透到赛事筹办的每一个环节;更需要从观念层面实现根本转变——真正认识到,群众文化不是赛事额外附加的装饰品,而是赛事IP的核心文化资产。